

李惟七  
著



浮云无形，变化由心；  
浮云无形，知己有意。

叁

SEASONS  
IN THE CLOUDS

# 浮云半书

城池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知音书局

SEASONS

IN THE CLOUDS

李惟七

著

卷

浮  
云  
半  
书

城  
也  
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半书.3 / 李惟七著.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6 (2017.3 重印)

ISBN 978-7-5145-0993-9

I. ①浮…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5908号

本书由李惟七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浮云半书.3 / 李惟七 著

---

-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1号楼东区15层)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 责任编辑** 董拯民 宋修华
- 特约编辑** 丁艳 杨鸿
- 装帧设计** 方茜
-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 印 次**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
- 开 本** 700mm×1120mm 1/16
- 印 张** 16
- 字 数** 322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145-0993-9
-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688879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027-68890818)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 序

之所以取《浮云半书》这么个奇怪的书名，与怪老头郑板桥有关。郑先生将隶书与行楷结合，弄出了一种楷隶之间的字体，因为隶书称为“八分”，这种字体就叫“六分半书”。

有段时间，字体拟人很流行，其实我也一直觉得，男人与书法很像。

君子是楷书。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君子的特质，似乎都能在楷书中得以勾画描摹。他方正平直，光华内敛，一笔一画端庄优美。

浪子是行书。他潇洒自在，才情流动，至性至情，既不会潦草难认伤人心，也不会严谨端方而至于无趣，风流意境误过多少红颜？

游侠是草书。我行我素的草书，是非对错都不如自由地书写来得重要。

文人是瘦金体。清瘦孤独的文人，将自己淬炼得薄而深，像刀锋一样纤秀凛冽，从而切开事实的肌肤，尝到真理的血液。或许，思想的利刃不时刺破繁华的生活与他的颈椎，有时疼到无法入睡、无法动笔。而灵感恰在这时醒来，就像险峭的两山之间一线缝隙，从绝壁而来，因为逼仄，所以无声锋利。

帝王将相是隶书。他庄重威严，不动声色，看似钝去了所有的棱角，却如庖丁解牛般清楚知道权力的每一根骨骼，掌握着看得见的高位和看不见的规则。曲直是非难辨，千秋功过难分。

.....

那么我们的主角呢？

他似乎不能归类为其中任何一种，这种奇怪的“字体”，非隶非楷，于是就暂且借用板桥先生的“半书”来形容好了。

《浮云半书》写到第三卷，得到了读者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也有了一些当初动笔时不曾想过的收获。

将军和校尉一直“在路上”，我也一样。每一步足迹都有你们相伴，何其有幸。

在历史背景的选择上，我曾经一度不敢写安史之乱，总觉得盛唐的歌谣应该永不落幕，那高亢的调子应该一千年再一千年地唱下去。唐朝那么美，唐诗那么美，那繁花盛开的年华应该一季再一季地怒放轮回，就像时光永不枯死的泉眼，就像青春永远新鲜的誓言。

可是，盛衰兴替，本身就是历史；悲欢离合，本身就是生命。

滕王阁、白帝城、华清宫、寒山寺……每一座城池都有自己的灵魂，沉积在砖石间的历史、时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搁笔时，我推开窗，唐时的城池仍伫立在月下，唐时的明月仍如千年之前。

总有向死而生的勇士，总有不惧未知的智者，总有绝境中爆发的反戈一击，总有冰雪不能淹没的春意，这就是千百年来的历史。

行走于战火之中，这旅程并不是那么黑暗和绝望，总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少年的。无论乱世还是治世，头顶总有星星是亮的，而朋友的手心总是温暖的。

将军和校尉并肩走过很多的路，在陇右战场的月夜，在长安古道的清晨，也在乱世烽火的黄昏。

时光一直在行走，脚下的路一直在变换，我相信他们仍会坚守。将军慵懒的笑意里始终有赤子的情怀，而校尉的清冷沉默中总有一份不语的善意。彼此的信任不曾改变，内心的骄傲不曾低头。

岁月几经白骨红颜，他们就是瑰丽的诗篇。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李杰' (Li Jie),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extending to the right.

2016年7月16日



# 目录

滕王阁·····	234
睢阳道·····	198
凝碧池·····	176
雁门关·····	152
白帝城·····	126
凤凰台·····	102
寒山寺·····	078
华清宫·····	054
潼关路·····	032
蓝桥驿·····	008
序·····	003



SEASONS  
IN THE CLOUDS

李惟七 著

叁

浮  
云  
集  
书



城  
地  
卷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 序

之所以取《浮云半书》这么个奇怪的书名，与怪老头郑板桥有关。郑先生将隶书与行楷结合，弄出了一种楷隶之间的字体，因为隶书称为“八分”，这种字体就叫“六分半书”。

有段时间，字体拟人很流行，其实我也一直觉得，男人与书法很像。

君子是楷书。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君子的特质，似乎都能在楷书中得以勾画描摹。他方正平直，光华内敛，一笔一画端庄优美。

浪子是行书。他潇洒自在，才情流动，至性至情，既不会潦草难认伤人心，也不会严谨端方而至于无趣，风流意境误过多少红颜？

游侠是草书。我行我素的草书，是非对错都不如自由地书写来得重要。

文人是瘦金体。清瘦孤独的文人，将自己淬炼得薄而深，像刀锋一样纤秀凛冽，从而切开事实的肌肤，尝到真理的血液。或许，思想的利刃不时刺破繁华的生活与他的颈椎，有时疼到无法入睡、无法动笔。而灵感恰在这时醒来，就像险峻的两山之间一线缝隙，从绝壁而来，因为逼仄，所以无声锋利。

帝王将相是隶书。他庄重威严，不动声色，看似钝去了所有的棱角，却如庖丁解牛般清楚知道权力的每一根骨骼，掌握着看得见的高位和看不见的规则。曲直是非难辨，千秋功过难分。

.....

那么我们的主角呢？

他似乎不能归类为其中任何一种，这种奇怪的“字体”，非隶非楷，于是就暂且借用板桥先生的“半书”来形容好了。

《浮云半书》写到第三卷，得到了读者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也有了一些当初动笔时不曾想过的收获。

将军和校尉一直“在路上”，我也一样。每一步足迹都有你们相伴，何其有幸。

在历史背景的选择上，我曾经一度不敢写安史之乱，总觉得盛唐的歌谣应该永不落幕，那高亢的调子应该一千年再一千年地唱下去。唐朝那么美，唐诗那么美，那繁花盛开的年华应该一季再一季地怒放轮回，就像时光永不枯死的泉眼，就像青春永远新鲜的誓言。

可是，盛衰兴替，本身就是历史；悲欢离合，本身就是生命。

滕王阁、白帝城、华清宫、寒山寺……每一座城池都有自己的灵魂，沉积在砖石间的历史、时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搁笔时，我推开窗，唐时的城池仍伫立在月下，唐时的明月仍如千年之前。

总有向死而生的勇士，总有不惧未知的智者，总有绝境中爆发的反戈一击，总有冰雪不能淹没的春意，这就是千百年来的历史。

行走于战火之中，这旅程并不是那么黑暗和绝望，总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少年的。无论乱世还是治世，头顶总有星星是亮的，而朋友的手心总是温暖的。

将军和校尉并肩走过很多的路，在陇右战场的月夜，在长安古道的清晨，也在乱世烽火的黄昏。

时光一直在行走，脚下的路一直在变换，我相信他们仍会坚守。将军慵懒的笑意里始终有赤子的情怀，而校尉的清冷沉默中总有一份不语的善意。彼此的信任不曾改变，内心的骄傲不曾低头。

岁月几经白骨红颜，他们就是瑰丽的诗篇。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李习风' (Li Xifeng). The characters are stylized and fluid, with a vertical line separating the first two characters from the last one.

2016年7月16日





目录

滕王阁	234
睢阳道	198
凝碧池	176
雁门关	152
白帝城	126
凤凰台	102
寒山寺	078
华清宫	054
潼关路	032
蓝桥驿	008
序	003

# 蓝桥 驛

——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 唐·白居易《蓝桥驛见元九诗》





高仙芝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从军十几年，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缠的人。只听贴身侍卫又来报：“将军，那个人又来了，就站在你营帐外。”高仙芝一个头两个大，连连摆手吩咐：“说我不在！”侍卫接着禀报：“我说了，他不信，他说知道你在。”高仙芝勃然大怒：“他怎么知道老子在？”

侍卫禀报：“他说他和将军心有灵犀。”

高将军忍不住掀桌，他出身名将世家，容颜白皙俊美，身材高大修长，作战身先士卒、勇猛无匹。坏就坏在他军纪严明，从不乱杀人，自然也不能把那惹麻烦的家伙拖下去了事。

一个长得瘦弱还腿脚不怎么灵便的人，想来从军，还想做他高仙芝的贴身侍卫，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一开始还尽量客气地摆手拒绝：“我的贴身侍卫已经够了，暂时不需要人。”聪明人听到这里就该识趣，赶紧另谋高就，但那人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脸皮厚，立刻微笑说：“暂时不需要，那就是以后还会需要，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将军需要。”

等我需要个屁！高仙芝心里骂骂咧咧，没好气地随口敷衍对方：“你会做什么？”

“所有侍卫能做的事，我都能做；侍卫不能做的事，比如写文书、战报，洗衣服、做饭，我也能做，将军只要招募了我进帐中，从此万事无忧。”对方不亢不卑地说。

没见过自吹自擂脸皮这么厚的人啊。高仙芝正要发作，只见对方若有所思地开口补充：“也不对，倒也有一件我做不了的事。”

“什么事？”高仙芝顺口问。

对方认真地说：“生孩子。”

高仙芝差点将一口水喷了出来，他打从心里恼火，上下打量对方，只见那小身板儿跟纸鸢似的单薄，腰身瘦得掐一下就能折断，有一只腿脚是跛的，脸孔黄得像刚生过病。别的不说，这么丑的侍卫要是带出去，别人真的以为他帐下无人，不被笑掉大牙才怪。

于是高仙芝径自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既不缺侍卫，也不需要人洗衣、做饭，这里